

绽放吧,亲爱的老师

□ 李红梅

曾以为,你的轮廓是固定的模板——
白衬衫扣到领口,黑发梳得齐整,
连微笑,都藏在“一本正经”的标签后。

你把智慧熬成板书的温度,
让爱,从讲台缝隙里钻出来,
悄悄爬上孩子发红的作业本。
你总把别人的重量,先放在自己肩头,
脚步轻得怕踩碎晨读的光,
连呼吸,都带着“再想想”的温柔。

可听见了吗? 心底的呐喊多清亮——
“跪着的灵魂,托不起站立的目光!”
别再把自己裹进“牺牲”的壳里,
你不是蜡烛,要燃尽才算值得,
你该是春天的树,先让自己枝繁叶茂,
才能给小鸟,一片能歇脚的阴凉。

萨提亚说,爱要先从爱自己开始,
就像你教孩子“先照顾好身体和情绪”,
你也该把自己的心愿,放进最显眼的地方。
别担心,爱自己不是自私,
你给不出,自己都没有的晴朗。

相信吧,每个孩子眼里都有星星,
每声“调皮”背后,都藏着想被看见的渴望。
教育不是把你熬成灰烬,
是让你和他们一起,长成向上的模样——
你笑了,课堂的风才会暖,
你绽放了,孩子的天空才更亮。

现在,把“束缚”轻轻叠起吧,
像叠起旧教室里的担忧。
和平的阳光正暖,
你的笑容,本该就和九月的桂香一样,
自由,明亮,
带着“我很好,孩子们也很好”的坦荡。

绽放吧,亲爱的老师!
让每一寸灵魂都舒展,
让每一次站上讲台,
都是你和生命,最灿烂的相拥,
那真的是您最倾心的模样。

绽放吧,亲爱的老师!
以谆谆的教诲,去循循地善诱,
每一年 每一月 每一天 每一秒
见您捧着一颗心来
那真的是您最美的时候。

一九九六年

□ 杜波

我在一所乡村中学教英语
白天在英语课本掩护下读小说
深夜在蚊帐里听英语讲座
周末戴着狗尾巴草做的眼镜
在内荆河边吹从南方吹来的风
课间活动,我们挤在篮球架子下
与操场上疯长的野草一起打篮球
一本政治经济学读了几个星期
仍然停留在序言。我那时有些迷糊
始终想不明白的事,就包括经济
只喜欢看到英语课上到春天的时候
阳光方方正正地走到讲台的边上
白云在窗玻璃上露出半张笑脸
记忆最好的同学能默写九个单词
口语好的女生一口气背诵课文
操场上合欢树,开世间最好的花
一树的香味,一直弥漫在我生活里
桃花落了,梨花谢了,花香仍旧在

雪人

□ 宋世平

柯老师三丈外塑雪人
重点倾向一条围巾和镜架
一个美术教师
塑一个极其抽象的姑娘;
风雪自然之色已足够布景

手法尽可能拙笨
他把自己也堆成了雪人
模糊的一个侧
一个模糊的雪姑娘
抛出的围巾连接一个陷落的窟窿
他极端地省略了孩子反作用力
骤停成了柯老师的线条障碍

那副镜架陈列于县博物馆
这是否成了柯老师每个冬季的瓶颈
这是一所山青见里的乡镇中学
那年偶成的南方极寒气象
将支教的雪姑娘永远塑成了雪人

站在讲台上,当我带着学生诵读“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时,总能看见有些孩子眼中的光,那是文字唤醒灵魂的震颤,也是“铸魂育人”最生动的注脚。从教15年,我始终坚信,语文不只是传授字音字形、篇章结构的学科,更是以文化人、以情动人的桥梁,“强教有我”的誓言,就藏在每一次备课的深夜,每一次与学生的促膝长谈中。

这份理解在与学生的相处中不断深化。5年前,班里男生小字语文成绩垫底,作文满是消极文字。第一次谈话,他头埋得很低,沉默不语。我没批评他,而是从他文中“喜欢看老槐树”切入。问他“你家的老槐树,春天开白花时,风一吹是不是像飘雪?”他猛地抬头,慢慢讲起奶奶家的槐树。原来那棵老槐树是他童年唯一的快乐,后来奶奶去世,槐树被砍,他总说“什么都没了”。之后,我给小字推荐史铁生的《我与地坛》,课堂上特意讲“死是必然会降临的节日,所以更要好好活”的深意。让他写《老槐树的故事》,只要求写真心话。批改时在“槐树的年

轮里藏着奶奶的笑”旁面笑脸,写下“这是最温暖的文字”。渐渐地,小字的作文有了阳光,写校园玉兰花,写放学夕阳,还主动参加诗歌朗诵会,读自己的《致槐树》。高考时他语文提分50分,收到录取通知书时,他特意给我送来一张纸条:“老师,是您让我知道,文字能装下思念,也能装下希望。”

原来,语文教育的“铸魂”从不是空洞说教,而是用文字当钥匙,打开学生心锁,让他们在经典中看见生命力量,在表达中找到自我价值。育人之外,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的理念指引我创新教学。以往教《兰亭集序》,我逐句翻译“永和九年,岁在癸丑”,学生听得乏味。后来带他们走出教室,春天去湖边观修竹、仿“曲水流觞”,让大家写心事随机分享。秋天去公园看落叶,结合“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讨论“生命的短暂与永恒”。有学生说:“原来王羲之不是写书法,是写对生活的热爱!”

为让语文贴近时代,我开发“红色经典研读”校本课程。和学生读《百合花》,讨论滴在宣纸上,慢慢晕开,堵得我心里发慌。新学期刚开始就被这样评价,我又气又恼,盯着那三个字看了半天,突然翻出铅笔刀,小心翼翼地把“不”字刻掉。镂空的纸缝里漏进阳光,“认真”二字躺在光影里,我竟真的以为,这样就能遮住自己的敷衍。

第二堂课讲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他翻到“不必说碧绿的菜畦”那段,声音放得轻柔:“你们看这文字,连桑葚的‘紫红’、覆盆子的‘又酸又甜’都写得具体,鲁迅写的哪里是百草园,是藏在记忆里的童年啊。”说完他停下来,嘴角带着浅淡的笑扫过全班,眼里满是期待,像在等我们和他一起想起自己的小时候。那些教材里没要求的拓展内容,他也逐字念,从鲁迅笔下的“少年闰土”,到朱自清散文里的“父亲的背影”,仿佛要把文字里的温度,都揉进了讲给我们听。可我还是没放在心上,作业依旧潦草地写,赏析句子只说“写得好”,概括段意东拼西凑。直到本子发下来,我看见红笔在“认真”二字旁边写着:“你觉得,这样的作业配得上这两个字吗?”字迹轻轻的,却像巴掌一样,打得我脸颊发烫,连耳垂都烧了起来。那节课我始终低着头,连翻书都不敢大声,生怕抬头时,会撞见他眼里的失望,后来才明白,他或许

记得第一次作业是两道阅读理解题,写在32开的小本子上,两三行就能答完。我握着笔潦草画地,“肺腑”的“腑”少了左边的“月”,“酝酿”的“酿”字的“酉”少了一横,连题目里“赏析修辞手法”的要求都没细看,只随便抄了两句原文,写完随手塞进书包,满脑子都是放学后去操场打球。隔天作业本发下来,红笔尖的痕迹刺得人眼疼,缺画的字被圈出来,旁边补了工整的范例,漏答的赏析要点旁画了个醒目的问号,末尾空白处,是三个正楷小字“不认真”。那红墨水像

父亲的课本,蓝色硬壳封面,边角磨损,内页泛黄如秋叶。那是上世纪50年代的师范教材,扉页上“为人民教育事业奋斗终身”的墨迹犹未干涸。我少时翻检,见密密麻麻的红批注夹于行间,整饬而严肃。彼时不解,只是教书匠的寻常事。

后来我才知晓,父亲的书橱深处,竟藏着两套课本。一套是摆在明处的教学用书,另一套则是他手抄的笔记,题曰“教子篇”。这后一套,从不示人,亦不用于讲堂,专为教我做人而设。

父亲教书,向来严正。他的学生在多年后成为我的老师,每谈及父亲,总说:“先生讲课,字字如钉,钉入木板,拔不出来。”我想这比喻甚好,因我自幼领教的,便是这种不容挪移的教导。他教我写字,必先悬腕,笔杆须垂直,墨要浓淡适中。有一回我偷懒,

那时,我们家在实习大楼的最上面一层。孕吐来得突然而猛烈。我常在清晨伏在洗手池边,吐得眼冒金星,胃里翻江倒海。先生站在一旁,手足无措地递温水、毛巾,眉宇间拧成了结。

先生是技校的班主任。他每日天不亮就要到校,夜深才归。见我这般情形,竟擅自打了辞职报告,要辞去班主任的职务。“总不能让你一个人受苦。”他说这话时,眼睛看着地面,像是做错了什么事。

不知怎的,这消息竟传到了学生那里。那天傍晚,我们刚吃过晚饭,忽听得门外窸窸窣窣的声响。开门一看,竟黑压压站了一群学生。为首的女生手里拿着罐头,还有一个学生手里拿着一包糖。

“老师,您别不当班主任。”一个瘦高的男生先开了口,声音有些发颤。

“是啊老师,我们保证以后都听话。”女生把罐头和糖塞到我手里,眼睛红红的。

先生站在门口,一时说不出话。我看见

编 者 按

三尺讲台育桃李,一支粉笔写春秋。值此教师节,本期副刊特推出专版。这里,有教师们坚守岗位的动人故事,他们用耐心与智慧点亮学生的梦想;有师生间温暖真挚的情感互动,那些平凡日子里的点滴关怀,如春风化雨,润泽心灵。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文字,向每一位辛勤耕耘的园丁致以崇高敬意。

以文铸魂,以爱育心

□ 倪涛

“通讯员的牺牲为何动人”,看《觉醒年代》片段,分析李大钊“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家”的呐喊;组织“新时代青年的担当”辩论赛。去年,班里“红色经典读书社”获评校级优秀社团,学生读后感还被收录进《青春文集》。“强教有我”不是口号,而是像教育家那样创新方法,让语文从课本“走出来”,让学生在体验中懂文化、在思考中坚信仰——这是提升教学质量的根本,也是弘扬教育家精神的实践。

站在新时代教育路口,我常思考高中语文的方向。对素质教育,语文要少“应试套路”、多“人文关怀”;作文少教“万能素材”,鼓励写真实经历;文言文不只盯“考点翻译”,更要引导感受古人智慧。十五年教学生涯,我从青涩新教师成长为“暖心老师”,从“教书匠”变成懂“铸魂”的教育者。未来,我仍会站在高中语文讲台,以文为媒、以爱为桥,用微光点亮学生青春路。“铸魂育人”是使命,“强教有我”是誓言,这份对教育的热爱,会一直伴我走下去。

为让语文贴近时代,我开发“红色经典研读”校本课程。和学生读《百合花》,讨论滴在宣纸上,慢慢晕开,堵得我心里发慌。新学期刚开始就被这样评价,我又气又恼,盯着那三个字看了半天,突然翻出铅笔刀,小心翼翼地把“不”字刻掉。镂空的纸缝里漏进阳光,“认真”二字躺在光影里,我竟真的以为,这样就能遮住自己的敷衍。

第二堂课讲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他翻到“不必说碧绿的菜畦”那段,声音放得轻柔:“你们看这文字,连桑葚的‘紫红’、覆盆子的‘又酸又甜’都写得具体,鲁迅写的哪里是百草园,是藏在记忆里的童年啊。”说完他停下来,嘴角带着浅淡的笑扫过全班,眼里满是期待,像在等我们和他一起想起自己的小时候。那些教材里没要求的拓展内容,他也逐字念,从鲁迅笔下的“少年闰土”,到朱自清散文里的“父亲的背影”,仿佛要把文字里的温度,都揉进了讲给我们听。可我还是没放在心上,作业依旧潦草地写,赏析句子只说“写得好”,概括段意东拼西凑。直到本子发下来,我看见红笔在“认真”二字旁边写着:“你觉得,这样的作业配得上这两个字吗?”字迹轻轻的,却像巴掌一样,打得我脸颊发烫,连耳垂都烧了起来。那节课我始终低着头,连翻书都不敢大声,生怕抬头时,会撞见他眼里的失望,后来才明白,他或许

为让语文贴近时代,我开发“红色经典研读”校本课程。和学生读《百合花》,讨论

红笔痕里的“认真”课

□ 杨文力

滴在宣纸上,慢慢晕开,堵得我心里发慌。新学期刚开始就被这样评价,我又气又恼,盯着那三个字看了半天,突然翻出铅笔刀,小心翼翼地把“不”字刻掉。镂空的纸缝里漏进阳光,“认真”二字躺在光影里,我竟真的以为,这样就能遮住自己的敷衍。

第二堂课讲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他翻到“不必说碧绿的菜畦”那段,声音放得轻柔:“你们看这文字,连桑葚的‘紫红’、覆盆子的‘又酸又甜’都写得具体,鲁迅写的哪里是百草园,是藏在记忆里的童年啊。”说完他停下来,嘴角带着浅淡的笑扫过全班,眼里满是期待,像在等我们和他一起想起自己的小时候。那些教材里没要求的拓展内容,他也逐字念,从鲁迅笔下的“少年闰土”,到朱自清散文里的“父亲的背影”,仿佛要把文字里的温度,都揉进了讲给我们听。可我还是没放在心上,作业依旧潦草地写,赏析句子只说“写得好”,概括段意东拼西凑。直到本子发下来,我看见红笔在“认真”二字旁边写着:“你觉得,这样的作业配得上这两个字吗?”字迹轻轻的,却像巴掌一样,打得我脸颊发烫,连耳垂都烧了起来。那节课我始终低着头,连翻书都不敢大声,生怕抬头时,会撞见他眼里的失望,后来才明白,他或许

为让语文贴近时代,我开发“红色经典研读”校本课程。和学生读《百合花》,讨论滴在宣纸上,慢慢晕开,堵得我心里发慌。新学期刚开始就被这样评价,我又气又恼,盯着那三个字看了半天,突然翻出铅笔刀,小心翼翼地把“不”字刻掉。镂空的纸缝里漏进阳光,“认真”二字躺在光影里,我竟真的以为,这样就能遮住自己的敷衍。

第二堂课讲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他翻到“不必说碧绿的菜畦”那段,声音放得轻柔:“你们看这文字,连桑葚的‘紫红’、覆盆子的‘又酸又甜’都写得具体,鲁迅写的哪里是百草园,是藏在记忆里的童年啊。”说完他停下来,嘴角带着浅淡的笑扫过全班,眼里满是期待,像在等我们和他一起想起自己的小时候。那些教材里没要求的拓展内容,他也逐字念,从鲁迅笔下的“少年闰土”,到朱自清散文里的“父亲的背影”,仿佛要把文字里的温度,都揉进了讲给我们听。可我还是没放在心上,作业依旧潦草地写,赏析句子只说“写得好”,概括段意东拼西凑。直到本子发下来,我看见红笔在“认真”二字旁边写着:“你觉得,这样的作业配得上这两个字吗?”字迹轻轻的,却像巴掌一样,打得我脸颊发烫,连耳垂都烧了起来。那节课我始终低着头,连翻书都不敢大声,生怕抬头时,会撞见他眼里的失望,后来才明白,他或许

两本人生

□ 罗旭初

字写歪了,父亲并不言语,只将那页纸撕去,令我重写。夜深人静,煤油灯下,我一面囫圇一面书写,他在旁批改学生的作业,偶尔抬眼一瞥,目光如尺,量出我笔画的偏差。

我听他说,他的同事来访时,父亲却另有一番气象。那些老师们个个清瘦,衣着朴素,言谈间有旧式文人的温雅。他们坐在我家堂屋,谈起教育之事,眼睛便发光,仿佛内里点着一盏不灭的灯。王老师说最爱说:“教学生如种树,既要修剪,也得任其生长。”江老师则道:“板书如人脸,须眉目清楚。”父亲听着,不时点头,偶尔插一两句,却总是切中要害。

某年教师节前夕,父亲当年的一位同事来访。闲聊时,这位老师忽然说起往事:“那年在乡下教书,冬天教室漏风,孩子们的手冻得像红萝卜,你父亲就把自己的手套脱给最小的学生。”这事我却是头一次晓得。

我忽然明白,父亲那“两本人生”其实是一体的。他教学生知识,教我做人,本是一回事。他是50年代的师范毕业生,将教育视为天命,讲台上传道授业,家庭中言传身教,从来不分彼此。正如他旧课本上所批注的:“教育者,非止于教书,更在育人。”

是啊,父亲的课本里藏着两本人生:一本教学生,一本教我做人。如今,我每每见到父亲的同事时,总有特别的感怀。他们那代人大多已凋零,留下的精神却如种子,在我们这些后辈身上生根发芽。教师节又至,我整理父亲的旧物,抚摸那些密密麻麻的批注,仿佛触摸到一颗跳动不息的教育之心。

我懂得,人生确有两本大书:一本写满知识,传授世人;一本记着品格,传给孩子。而真正的好教师,能将两本书合成一部杰作。我的父亲就是这样的人!

门板上的粉笔字

□ 毛运秀

他的喉结滚动了几下,最后只挤出句:“快回去吧,天要黑了。”

学生们磨磨着不肯走,直到先生答应再考虑考虑,才三三两两地散去。

翌日清晨,我推开门,蓦地怔住了。

涂了红漆的木门上,用白色粉笔写着一行歪歪扭扭的字:“老师,继续当我们的班主任吧!我们会听话的。”每个字都写得极大,笔画有些抖,像是踮着脚写的。

阳光斜照在门板上,那些粉笔字闪着细碎的光。我伸出手,轻轻抚摸那些字迹,粉笔末沾在指尖,凉凉的。

先生站在我身后,良久没有说话。最后他转身进屋,拿出抹布,却只是在手里攥着,迟迟没有擦。

先生带的学生当中,不少孩子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把他们交给爷爷奶奶照顾。缺父母的陪伴与管束,一些孩子渐渐染上了逃课、上网、不爱学习的习惯。面对这样的状况,先生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带他们走出校

园去博物馆,看历史的痕迹如何静静陈列;去三国公园,在绿意与古迹中感受时代的回响。

先生说,能来上学就要对得起“上学”两字,不要等到毕业时,还对上学的地方一无所知。荆州是一座有着太多故事的城,他希望这些故事能被孩子们听见、记住。哪怕他们成绩一时不够好,但至少,能对自己求学的这座城市多一份了解,多一份感情。这些事,都是他的学生后来告诉我的。

先生最终还是留了下来,带他们到毕业。学生们果然听话了许多,也常来串门,喊我师娘。

如今孩子已成大人,那扇写满粉笔字的门也早已换了。但每当教师节来临,我总会想起那些歪歪扭扭的字迹,想起少年人最笨拙也最真挚的心意。

教育这件事,原不只是付出,更是收获。先生教他们知识,他们却教我们懂得了:世间最珍贵的,莫过于那願意为你踮起脚来,在生活的门板上,写下恳求的真心。

为让语文贴近时代,我开发“红色经典研读”校本课程。和学生读《百合花》,讨论滴在宣纸上,慢慢晕开,堵得我心里发慌。新学期刚开始就被这样评价,我又气又恼,盯着那三个字看了半天,突然翻出铅笔刀,小心翼翼地把“不”字刻掉。镂空的纸缝里漏进阳光,“认真”二字躺在光影里,我竟真的以为,这样就能遮住自己的敷衍。

第二堂课讲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他翻到“不必说碧绿的菜畦”那段,声音放得轻柔:“你们看这文字,连桑葚的‘紫红’、覆盆子的‘又酸又甜’都写得具体,鲁迅写的哪里是百草园,是藏在记忆里的童年啊。”说完他停下来,嘴角带着浅淡的笑扫过全班,眼里满是期待,像在等我们和他一起想起自己的小时候。那些教材里没要求的拓展内容,他也逐字念,从鲁迅笔下的“少年闰土”,到朱自清散文里的“父亲的背影”,仿佛要把文字里的温度,都揉进了讲给我们听。可我还是没放在心上,作业依旧潦草地写,赏析句子只说“写得好”,概括段意东拼西凑。直到本子发下来,我看见红笔在“认真”二字旁边写着:“你觉得,这样的作业配得上这两个字吗?”字迹轻轻的,却像巴掌一样,打得我脸颊发烫,连耳垂都烧了起来。那节课我始终低着头,连翻书都不敢大声,生怕抬头时,会撞见他眼里的失望,后来才明白,他或许

为让语文贴近时代,我开发“红色经典研读”校本课程。和学生读《百合花》,讨论

为让语文贴近时代,我开发“红色经典研读”校本课程。和学生读《百合花》,讨论滴在宣纸上,慢慢晕开,堵得我心里发慌。新学期刚开始就被这样评价,我又气又恼,盯着那三个字看了半天,突然翻出铅笔刀,小心翼翼地把“不”字刻掉。镂空的纸缝里漏进阳光,“认真”二字躺在光影里,我竟真的以为,这样就能遮住自己的敷衍。

第二堂课讲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他翻到“不必说碧绿的菜畦”那段,声音放得轻柔:“你们看这文字,连桑葚的‘紫红’、覆盆子的‘又酸又甜’都写得具体,鲁迅写的哪里是百草园,是藏在记忆里的童年啊。”说完他停下来,嘴角带着浅淡的笑扫过全班,眼里满是期待,像在等我们和他一起想起自己的小时候。那些教材里没要求的拓展内容,他也逐字念,从鲁迅笔下的“少年闰土”,到朱自清散文里的“父亲的背影”,仿佛要把文字里的温度,都揉进了讲给我们听。可我还是没放在心上,作业依旧潦草地写,赏析句子只说“写得好”,概括段意东拼西凑。直到本子发下来,我看见红笔在“认真”二字旁边写着:“你觉得,这样的作业配得上这两个字吗?”字迹轻轻的,却像巴掌一样,打得我脸颊发烫,连耳垂都烧了起来。那节课我始终低着头,连翻书都不敢大声,生怕抬头时,会撞见他眼里的失望,后来才明白,他或许

为让语文贴近时代,我开发“红色经典研读”校本课程。和学生读《百合花》,讨论滴在宣纸上,慢慢晕开,堵得我心里发慌。新学期刚开始就被这样评价,我又气又恼,盯着那三个字看了半天,突然翻出铅笔刀,小心翼翼地把“不”字刻掉。镂空的纸缝里漏进阳光,“认真”二字躺在光影里,我竟真的以为,这样就能遮住自己的敷衍。

第二堂课讲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他翻到“不必说碧绿的菜畦”那段,声音放得轻柔:“你们看这文字,连桑葚的‘紫红’、覆盆子的‘又酸又甜’都写得具体,鲁迅写的哪里是百草园,是藏在记忆里的童年啊。”说完他停下来,嘴角带着浅淡的笑扫过全班,眼里满是期待,像在等我们和他一起想起自己的小时候。那些教材里没要求的拓展内容,他也逐字念,从鲁迅笔下的“少年闰土”,到朱自清散文里的“父亲的背影”,仿佛要把文字里的温度,都揉进了讲给我们听。可我还是没放在心上,作业依旧潦草地写,赏析句子只说“写得好”,概括段意东拼西凑。直到本子发下来,我看见红笔在“认真”二字旁边写着:“你觉得,这样的作业配得上这两个字吗?”字迹轻轻的,却像巴掌一样,打得我脸颊发烫,连耳垂都烧了起来。那节课我始终低着头,连翻书都不敢大声,生怕抬头时,会撞见他眼里的失望,后来才明白,他或许

为让语文贴近时代,我开发“红色经典研读”校本课程。和学生读《百合花》,讨论滴在宣纸上,慢慢晕开,堵得我心里发慌。新学期刚开始就被这样评价,我又气又恼,盯着那三个字看了半天,突然翻出铅笔刀,小心翼翼地把“不”字刻掉。镂空的纸缝里漏进阳光,“认真”二字躺在光影里,我竟真的以为,这样就能遮住自己的敷衍。

第二堂课讲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他翻到“不必说碧绿的菜畦”那段,声音放得轻柔:“你们看这文字,连桑葚的‘紫红’、覆盆子的‘又酸又甜’都写得具体,鲁迅写的哪里是百草园,是藏在记忆里的童年啊。”说完他停下来,嘴角带着浅淡的笑扫过全班,眼里满是期待,像在等我们和他一起想起自己的小时候。那些教材里没要求的拓展内容,他也逐字念,从鲁迅笔下的“少年闰土”,到朱自清散文里的“父亲的背影”,仿佛要把文字里的温度,都揉进了讲给我们听。可我还是没放在心上,作业依旧潦草地写,赏析句子只说“写得好”,概括段意东拼西凑。直到本子发下来,我看见红笔在“认真”二字旁边写着:“你觉得,这样的作业配得上这两个字吗?”字迹轻轻的,却像巴掌一样,打得我脸颊发烫,连耳垂都烧了起来。那节课我始终低着头,连翻书都不敢大声,生怕抬头时,会撞见他眼里的失望,后来才明白,他或许

为让语文贴近时代,我开发“红色经典研读”校本课程。和学生读《百合花》,讨论滴在宣纸上,慢慢晕开,堵得我心里发慌。新学期刚开始就被这样评价,我又气又恼,盯着那三个字看了半天,突然翻出铅笔刀,小心翼翼地把“不”字刻掉。镂空的纸缝里漏进阳光,“认真”二字躺在光影里,我竟真的以为,这样就能遮住自己的敷衍。

第二堂课讲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他翻到“不必说碧绿的菜畦”那段,声音放得轻柔:“你们看这文字,连桑葚的‘紫红’、覆盆子的‘又酸又甜’都写得具体,鲁迅写的哪里是百草园,是藏在记忆里的童年啊。”说完他停下来,嘴角带着浅淡的笑扫过全班,眼里满是期待,像在等我们和他一起想起自己的小时候。那些教材里没要求的拓展内容,他也逐字念,从鲁迅笔下的“少年闰土”,到朱自清散文里的“父亲的背影”,仿佛要把文字里的温度,都揉进了讲给我们听。可我还是没放在心上,作业依旧潦草地写,赏析句子只说“写得好”,概括段意东拼西凑。直到本子发下来,我看见红笔在“认真”二字旁边写着:“你觉得,这样的作业配得上这两个字吗?”字迹轻轻的,却像巴掌一样,打得我脸颊发烫,连耳垂都烧了起来。那节课我始终低着头,连翻书都不敢大声,生怕抬头时,会撞见他眼里的失望,后来才明白,他或许

为让语文贴近时代,我开发“红色经典研读”校本课程。和学生读《百合花》,讨论滴在宣纸上,慢慢晕开,堵得我心里发慌。新学期刚开始就被这样评价,我又气又恼,盯着那三个字看了半天,突然翻出铅笔刀,小心翼翼地把“不”字刻掉。镂空的纸缝里漏进阳光,“认真”二字躺在光影里,我竟真的以为,这样就能遮住自己的敷衍。

第二堂课讲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他翻到“不必说碧绿的菜畦”那段,声音放得轻柔:“你们看这文字,连桑葚的‘紫红’、覆盆子的‘又酸又甜’都写得具体,鲁迅写的哪里是百草园,是藏在记忆里的童年啊。”说完他停下来,嘴角带着浅淡的笑扫过全班,眼里满是期待,像在等我们和他一起想起自己的小时候。那些教材里没要求的拓展内容,他也逐字念,从鲁迅笔下的“少年闰土”,到朱自清散文里的“父亲的背影”,仿佛要把文字里的温度,都揉进了讲给我们听。可我还是没放在心上,作业依旧潦草地写,赏析句子只说“写得好”,概括段意东拼西凑。直到本子发下来,我看见红笔在“认真”二字旁边写着:“你觉得,这样的作业配得上这两个字吗?”字迹轻轻的,却像巴掌一样,打得我脸颊发烫,连耳垂都烧了起来。那节课我始终低着头,连翻书都不敢大声,生怕抬头时,会撞见他眼里的失望,后来才明白,他或许

为让语文贴近时代,我开发“红色经典研读”校本课程。和学生读《百合花》,讨论滴在宣纸上,慢慢晕开,堵得我心里发慌。新学期刚开始就被这样评价,我又气又恼,盯着那三个字看了半天,突然翻出铅笔刀,小心翼翼地把“不”字刻掉。镂空的纸缝里漏进阳光,“认真”二字躺在光影里,我竟真的以为,这样就能遮住自己的敷衍。

第二堂课讲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他翻到“不必说碧绿的菜畦”那段,声音放得轻柔:“你们看这文字,连桑葚的‘紫红’、覆盆子的‘又酸又甜’都写得具体,鲁迅写的哪里是百草园,是藏在记忆里的童年啊。”说完他停下来,嘴角带着浅淡的笑扫过全班,眼里满是期待,像在等我们和他一起想起自己的小时候。那些教材里没要求的拓展内容,他也逐字念,从鲁迅笔下的“少年闰土”,到朱自清散文里的“父亲的背影”,仿佛要把文字里的温度,都揉进了讲给我们听。可我还是没放在心上,作业依旧潦草地写,赏析句子只说“写得好”,概括段意东拼西凑。直到本子发下来,我看见红笔在“认真”二字旁边写着:“你觉得,这样的作业配得上这两个字吗?”字迹轻轻的,却像巴掌一样,打得我脸颊发烫,连耳垂都烧了起来。那节课我始终低着头,连翻书都不敢大声,生怕抬头时,会撞见他眼里的失望,后来才明白,他或许

为让语文贴近时代,我开发“红色经典研读”校本课程。和学生读《百合花》,讨论滴在宣纸上,慢慢晕开,堵得我心里发慌。新学期刚开始就被这样评价,我又气又恼,盯着那三个字看了半天,突然翻出铅笔刀,小心翼翼地把“不”字刻掉。镂空的纸缝里漏进阳光,“认真”二字躺在光影里,我竟真的以为,这样就能遮住自己的敷衍。

第二堂课讲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他翻到“不必说碧绿的菜畦”那段,声音放得轻柔:“你们看这文字,连桑葚的‘紫红’、覆盆子的‘又酸又甜’都写得具体,鲁迅写的哪里是百草园,是藏在记忆里的童年啊。”说完他停下来,嘴角带着浅淡的笑扫过全班,眼里满是期待,像在等我们和他一起想起自己的小时候。那些教材里没要求的拓展内容,他也逐字念,从鲁迅笔下的“少年闰土”,到朱自清散文里的“父亲的背影”,仿佛要把文字里的温度,都揉进了讲给我们听。可我还是没放在心上,作业依旧潦草地写,赏析句子只说“写得好”,概括段意东拼西凑。直到本子发下来,我看见红笔在“认真”二字旁边写着:“你觉得,这样的作业配得上这两个字吗?”字迹轻轻的,却像巴掌一样,打得我脸颊发烫,连耳垂都烧了起来。那节课我始终低着头,连翻书都不敢大声,生怕抬头时,会撞见他眼里的失望,后来才明白,他或许

为让语文贴近时代,我开发“红色经典研读”校本课程。和学生读《百合花》,讨论滴在宣纸上,慢慢晕开,堵得我心里发慌。新学期刚开始就被这样评价,我又气又恼,盯着那三个字看了半天,突然翻出铅笔刀,小心翼翼地把“不”字刻掉。镂空的纸缝里漏进阳光,“认真”二字躺在光影里,我竟真的以为,这样就能遮住自己的敷衍。

第二堂课讲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他翻到“不必说碧绿的菜畦”那段,声音放得轻柔:“你们看这文字,连桑葚的‘紫红’、覆盆子的‘又酸又甜’都写得具体,鲁迅写的哪里是百草园,是藏在记忆里的童年啊。”说完他停下来,嘴角带着浅淡的笑扫过全班,眼里满是期待,像在等我们和他一起想起自己的小时候。那些教材里没要求的拓展内容,他也逐字念,从鲁迅笔下的“少年闰土”,到朱自清散文里的“父亲的背影”,仿佛要把文字里的温度,都揉进了讲给我们听。可我还是没放在心上,作业依旧潦草地写,赏析句子只说“写得好”,概括段意东拼西凑。直到本子发下来,我看见红笔在“认真”二字旁边写着:“你觉得,这样的作业配得上这两个字吗?”字迹轻轻的,却像巴掌一样,打得我脸颊发烫,连耳垂都烧了起来。那节课我始终低着头,连翻书都不敢大声,生怕抬头时,会撞见他眼里的失望,后来才明白,他或许



教师节自述

□ 沈光明

最怕无端称老师,或因曾入泮宫池。
几根粉笔经年伴,一介书生半篓诗。
欣得满堂花似锦,管他绝顶鬓如丝。
奈何回首高光处,却舞教鞭驰骋时。

教师节感怀

□ 杨祖俊

凉风有讯桂香飘,秋月无边吟颂谣。
两袖清风传圣道,一身正气暖心潮。
龙飞凤舞云帆起,俊采星驰四海潮。
引领新程逐梦远,安贫乐道自逍遥。

教师节寄怀

□ 叶家高

欣凭黑板写风流,甘愿尘灰染白头。
化雨润苗倾热血,拓荒启智作黄牛。
人间财富精神贵,世上尊荣桃李优。
平淡生涯奇丽景,丹心如烛照春秋。

教师节寄怀

□ 王正金

迟眠早起志忘道,笃守初心苦作舟。
启智德馨桃李艳,塑魂情暖栋梁优。
何辞笔倦窗含月,恐负神聪雨染眸。
不悔春蚕丝尽老,学高身正党风流。

敬师吟

□ 孙斌

情洒黉门爱教鞭,历经皓首为明天。
一生桃李三千树,恪守师贞心尽贤。

赠地理老师联

□ 汪业盛

把七洲经纬,四洋气象,汇向讲台三尺地;
用半世情怀,两鬓风霜,育成桃李满园春。

题教师节

□ 陈慧萍

心血凝成灯烛,为学子三千,指引路路;
精诚铸就荣光,看荆江九曲,跃麒麟龙。

楹联题新时代教师

□ 杜小波

教自有方! 长在面临惑处,巧吐一言,便引脑开新境界;
师谁无爱? 总将心系平时,均分诸子,同倾情致大先生。

